

纪文倩 著

小

XIAO LIAN

莲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纪文倩 著

小莲

XIAO LIAN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莲/纪文倩著. —西安:三秦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518-1766-0

I. ①小… II. ①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16031 号

小 莲

纪文倩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
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
电 话 (029)87205121

邮政编码 710003

印 刷 陕西隆昌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21.75

字 数 36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18-1766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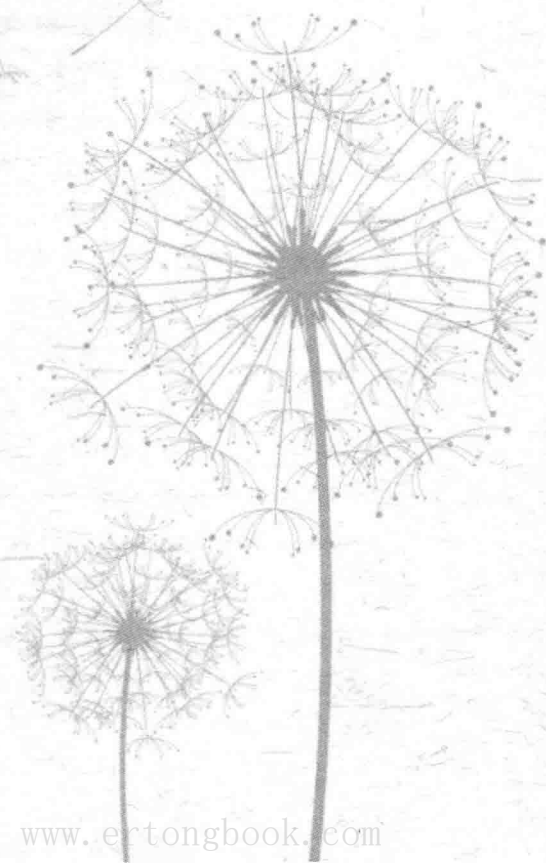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48.00 元

网 址: <http://www.sqcbs.com>

感谢

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

每个人的**故事**都是自己写成的。



自序

我的好友杨梅女士和编辑韩星女士向我建议，建议我寻找一位著名作家为本书写序。听到这个建议，我的心头一热，想到很多作家——莫言先生、余华先生、阎连科先生、郑渊洁先生、钱理群先生、写出《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》的保罗·柯艾略、写出《肖申克的救赎》的斯蒂芬·金，以及同为陕西人的贾平凹先生、年轻的韩寒先生、写出《折叠北京》的郝景芳……还有，已经离去的鲁迅、张爱玲、陈忠实、路遥、安徒生、托尔斯泰、莎士比亚、写出《第二性》的西蒙娜·波伏娃、写出《动物庄园》的乔治·奥威尔……我有整套他们的书籍，如果篇幅不限的话，这个名单可以写得很长很长……

我是个平凡的人，无缘与莫言、贾平凹、余华、阎连科、韩寒、保罗·柯艾略等人结识；我的生命自有长度，无法与鲁迅、张爱玲、陈忠实、路遥、西蒙娜·波伏娃等人相遇，虽然无法相识相遇，无法请求他们为我的书写序，但这并不影响我向他们献上我的敬意！表达我的感谢！他们书写的故事和他们自身的故事无数次打动我，震撼我，启发我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让我感悟到：其实，我还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。平凡的人和独一无二的人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在我的内心深处挣扎冲撞，导致我摇摆不定地度过了很多岁月，所以提起请人写序，我的心中立刻涌起了敬意和谢意，因为，是他们，引领了我、感悟了我。

在现实生活里，我没有办法当面向他们致敬致谢，请求他们为《小莲》写序。所以，亲爱的读者朋友，请允许我，自我介绍，自己为《小莲》写序。

我是个平凡的人，一个职业女性，一个妻子，一个母亲，职业是教师，开始是语文教师兼班主任，现在任教导处的副主任。我的人生钟表精准无误，我也认真地按照规定动作生活，求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……毫无疑问，我的生活离起点越来越远，离终点越来越近。然而，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的漫长岁月里，我看、我听、我学、我想，我做，我迷茫，我清醒……终于，我成了我，在挣扎中，我要发出声音，我要发出心底的声音。

这个声音就是《小莲》。

这是一粒纯正的莲花种子，她有着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本质，满怀对幸福的渴望与期待，一头扎进生活。她拼尽全力，美丽着、善良着、努力着、勤劳着、聪明着、有心计着、孤注一掷着……终于，她的梦想成真——她富有了！她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！然而，她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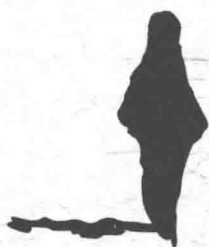
.....

无数个漫漫长夜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，鲁迅先生、莫言先生、余华先生、安徒生先生、保罗·柯艾略先生……他们仿佛站在我身边，给我勇气，给我力量，促我思考，唤我醒来。

亲爱的读者朋友，我想，长夜中、孤灯下，那个用泪水打湿书页的人是我，也是你，更是他……是无数热爱生活的人，是无数热爱生命的人！

如果有机会，如果有可能，我一定请求他们帮我的书写序，我将飞奔至他们近前，聆听他们的看法。就像此时，我站在读者您的身旁，听您的看法一样。

第一章



1

太阳独霸蓝天，像是泄愤一样喷射火舌，火舌炙烤着中午的街道，街上犹如午夜，空空荡荡的，仅有的几个人也是低头赶路行色匆匆。坐在樱花树下谈古论今的退休工人，一个都没出来，他们很识相。这和他们宣称的态度不符，他们自称心系精密仪器厂的命运，关心厂子的破产进程，但是，一旦和养生冲突，他们就把生摆在心前面了。这也难怪——天气酷热无雨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连命都没有了，心自然无处安放。

小莲一个人坐在精密仪器制造厂家属区门口名为“流行前线”的发廊里，上衣的前胸后背都湿透了，她呼啦呼啦摇着扇子，对着洞开的玻璃门，一次次将炙热的风送向自己的头和脸。店门口的樱花树孤零零站在烈日下，树影蜷缩到最小，连灰色粗糙不平的水泥围栏都遮蔽不了。老板娘早早就回家午休了，照例留小莲一个人看店。老板娘人不在店里，规矩已经定死了——顾客进门才能开电风扇，只有热得碎头发沾满顾客全脸才能开空调。老板娘说心静自然凉，她是说到做到的，头发汗成细缕，豁着口子的破蒲扇摇得山响也说不热。每天，老板娘进店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凳子上打开电箱检查电表，电表里那根小小的红色指针最能拨动她敏感的神经，指针一动不动，她的心情就格外平静；指针转动，她的心情也跟着躁动不安。但她很聪明，从来不骂小莲，她骂物业：“黑心烂肺的王八羔子，电费这么贵？门面房怎么了？凭什么商业电费是民用的几倍？难道进店消费的都是敌人，不是人民？瘪犊子们要是敢在家属区里提价，看工人不把他们生吞活剥了！就会欺负老实人！”老板娘一边骂，一边絮叨着嘱咐小莲要节电节水，她嘴上这么说，其实心里也知道，工人们嘴上同情，心里就叫好——大家对做生意的又恨又羡慕——比上班的来钱容易……老板娘的话不会让物业的人听见，上门查水表电表的临时工一来，老板娘就亲自端茶倒水，客气着呢！听她骂娘的永远只有小莲。小莲觉得老板娘说的每一个字都富有深意，似乎都在指桑骂槐说自己，每到这时候，她就直挺挺地站着，好像死了一样。

中午一点多了，妹妹小梅没有如常送来午饭，这样的事不常有。小梅上初

中了,每天中午一放学先回家吃饭,然后到“流行前线”给她送饭,放下饭,小梅就直接上学了,天天如此。

烫人的热浪一股股袭来,毫不间断。小莲的头闷闷的,她发晕,有些站立不住,她扶着滚烫的不锈钢门框,感觉不到一丝一毫饥饿。天太热了,连樱花树的叶子都打卷了。热浪中有一个黑影越跑越近,是小梅!小梅的脸蛋通红,马尾辫都跑散了,长头发耷拉在脑后,前额的碎头发贴在脸上,脸和脖子油光发亮,发黑的白色针织短袖校服贴在身上,胸前的两个鼓包格外显眼,鼓包硬硬的,跑步时上下颤动的幅度并不大,和她干干瘪瘪的身子极不协调。

小梅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,她双手抓住小莲的胳膊肘,才终于稳住身子,惊慌失措的大眼睛里满是恐惧:“姐——咱爸出事了!”

小莲太阳穴上的筋突突跳了起来:

“咱爸!怎么了?”

“被电打了!董鑫他爸说,咱爸修天车的时候,被电打了!”

“啊!人呢?咱爸现在在哪儿?”

“在医院,职工医院,中午放学,董鑫他爸截住我,他说,咱爸在医院里,让我赶快到店里叫你,让咱赶快去医院……”

小莲努力不让自己发蒙,她不待小梅说完,先转身跑进隔壁的眼镜店里。老板娘半下午才来——热劲儿过去一些,顾客多一些。她先给老板娘家打电话,让老板娘早点来,再让眼镜店家的在老板娘没来之前帮忙照看发廊。小莲常常帮着眼镜店家的看小孩,还经常趁老板娘不在的时候给这家人免费理发……这点忙他们还是会帮的。给了眼镜店老板五毛钱,她颤抖地拨着电话号码,电话许久没人接听,一长声一长声地响着,小莲不敢放手,执着地打……

眼镜店里开着窗式冷气,空调压缩机震颤着,带着窗户一起哆嗦。店老板是外地人,两夫妻带着三个小孩外加小舅子一共六口都住在店里,一道随意拉起的布帘子将门面一分为二,配镜处和柜台在一进门最显眼的地方。布帘子半拉着,里面摆着折叠沙发、折叠床、简易衣柜、小茶几、洗衣机,大人和小孩的拖鞋、皮鞋、运动鞋横七竖八铺了一地,靠墙的小茶几上面堆满厨具,灶台、案板、电饭煲、调料、蔬菜……茶几下面的洗衣盆里堆满脏衣服。眼前困窘琐碎的生活没有磨灭眼镜店老板对美好生活的期盼,配镜处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水墨山水图——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,在没有任何装饰品的白墙的衬托之下,这幅山水图无比突兀,这幅画是来往顾客和串门邻居的谈资。眼镜店的老板

说,这幅画有来历,他花了大代价才搞到手——请灵隐寺的方丈开过光,很准!画面的意思浅显易懂——有山有水,含义也不言而喻——钱财似水来,生意有靠山,顾客佩戴了从这儿购买的眼镜,视力变好,分分钟发现身边的贵人……

小莲握着电话听筒,在老板小舅子的注视下转了一个身,她不想看他,也不想和他说话,虽然她对那个外地仔很有好感——面孔白皙常穿着白T恤蓝牛仔褲白旅游鞋,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。平日里,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蹲在“流行前线”门口,趁店里没有顾客的时候,对着小莲大谈他的人生理想——开一间属于自己的眼镜店。他不断重复,以至于小莲都能看见这间属于未来的店面——和眼前的店面一模一样。

眼镜店老板的小舅子,走到小莲跟前,他搓着手想和小莲说话,欲言又止,他看着顺着小莲额头流下的大粒汗珠很想抬手帮她擦去,但是大家都看着呢,他有一点害羞,更何况小莲涣散的目光,让他觉得现在不是献殷勤的时候。他早就看上了小莲,这个姑娘脑子活肯吃苦还漂亮——这有助于他未来要搞的事业,对自己的未来他胸有成竹——因为他们村世代代都没把学习和务农当回事,小孩从小就跟着大人走南闯北做生意,他的血液中流淌着经商的天分;还因为他们村是远近闻名的眼镜村,一带十,十带百,百带千,千带万……全村人都干眼镜生意,大有垄断中国眼镜零售业的架势。因此,他的路子熟,在他看来,卖眼镜是天下最赚钱的买卖,进价低,利润高。有人不信,例如眼前的小莲,这让他很无奈,总不能随身带着老家的房产照片和银行存折给人家看吧。在别人看来,他们现在住得不怎么样,像是赚得不多,那是因为,他们讲究财不外露——在外面打拼,吃住太好很容易让人盯上,往往惹来不必要的麻烦,甚至惹来杀身之祸,他们赚的钱源源不断地寄回老家,变成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小楼……自己有钱是迟早的事……他不断暗示:小莲如果能跟他,将来肯定就是老板娘……现在,他跟着姐姐家边积累经验边攒钱,将来肯定会单干的……

小莲对他的想法一清二楚——他说过很多次,只要“流行前线”只有他和她,他就说一次……小莲没有一丝一毫的动心,她是个老实人,她知道,他每天晚上都睡在折叠钢丝床上谋划这一切,她觉得,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算数,将来什么的就像遥远的星光,在黑暗的夜晚,根本靠不住。

小莲背对着他,目光停留在墙上的山水图上,她六神无主乱想着:我家的贵人在哪呢……我的贵人在哪呢……电话忽然通了,电话线送来了老板娘的声

音，也送来了她午觉被打断的怒气，她用鼻子哼哼着表示同意，反复说，要提防眼镜店的，他们手脚不干净……最好等她来了再走，好像店里有贵重的东西一样。老板娘知道小莲正在眼镜店里打电话，她不想被邻居听见这些是非话，因此声音压得很低，飘忽不定的声音，小莲听不真切，她等不及了，她不记得老板娘最后是怎么说的了，她放下电话拉起小梅就走了。

“流行前线”租的是精密仪器厂的门面房——家属区原来的围墙房。物业赶走住家，粉刷内墙，统一将窗户改成正门。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此时恰逢市综治办大搞城市形象提升工程——粉刷背街小巷老楼朝外的外墙，沿街商铺安装统一的门头。在物业办的小动作和综治办的大手笔的共同作用下，围墙房升级成门面房，身价提升百倍，危房变成摇钱树。这成为物业大胆创新拓宽经营渠道的优质成果，物业的年终总结拔得更高，说这是点石成金的创新举措。

职工医院也在家属区里，离“流行前线”很近。职工医院很小，一个小院一栋楼，大病看不了，小病开点药，久而久之，住院部改成了门诊。

午休时分，医院里安静极了，小楼里各科室房门紧闭，竹帘低垂。小莲和妹妹在走廊里乱闯，发现只有急诊室的竹帘子半卷着，里面有人——一位身着白大褂的医生正趴在办公桌上午睡，他睡得很香，口水顺着脸颊流到了废处方上，处方上的钢笔水被口水化开，黑黑的印记不堪入目……她俩的脚步声惊醒了医生，小莲结结巴巴地问着，医生听明白了，他并未起身，他趴在桌上半眯着眼睛挥挥手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早送殡仪馆了，这大热的天，哪敢多留！”医生的话犹如晴天霹雳直击小莲小梅，她们俩如同筛糠一样抖着抱着坐在楼道里大哭，尖利的哭声碰壁后又弹回来，大得恐怖。各科室的门陆续打开，门里探出一颗颗毛茸茸的脑袋，看清楚情况之后，脑袋们又迅速缩回，门也悄悄闭上。这种事情经常在医院上演，医生们早就见怪不怪了……急诊科的医生彻底清醒了，他拍案而起走出急诊室朝着姐妹俩挥挥手，如同赶苍蝇一样：“正午休呢，要哭回家哭！低素质！”

这句话提醒了小莲，她拉起小梅的手哭嚎着往家跑，她家就在医院后面的简易楼里，中间隔着几栋集资楼。汗水泪水湿透了小莲的头、脸和身子，她浑身湿淋淋的，她紧紧攥住妹妹的手，手上滑溜溜的，怎么抓都抓不紧，她觉得自己像块正在慢慢融化的冰，仿佛稍微一松手，自己就会融化成水钻入泥土消失不见。

炎热的中午，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太阳光明亮能刺瞎人的眼睛。简易楼像

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巨人绝望地站着——外墙斑驳、电线丛生、烟囱横生，它勉强站着，一副摇摇欲坠之像。进入楼道，小莲眼前骤然一黑，她家住一楼，一楼陷入地下一两米，要下五六步台阶。楼道里站满陌生人，他们从她家里进进出出，仿佛在自家一样随便。她家仅有的几样家具摆在楼道里，写字台凳子椅子舍近求远，全部堆在公共水房那边，对门的姐姐家没人住，已经上锁几年了，但是没有人敢挡着姐姐家的门，哪怕是暂时挡一下都不敢。大姐、二姐在厂里大名鼎鼎，人人皆知，她俩是厂里最有名的金凤凰，大姐嫁给了厂长的儿子，二姐跟了省上的一个大干部，她俩不但自己飞上了天，还带飞了全家……

“快快快！两个姑娘回来了，拿孝布来！戴孝……戴孝……”几个妇女迎出来，一个手里托着一匹白粗布，另一个手持剪刀刺啦刺啦裁下两条，递给一个管事模样的人，管事模样的将白布条折成长条箍在她俩头上，长布条拖在后背上，像大姑娘的辫子，另一个妇女给她俩穿孝服，就是医生穿的白大褂。打扮停当，妇女们牵着姐俩跪在灵堂牌位两边，几个男人立刻走过来七嘴八舌地交代：“来人上香，你们几个要磕头回礼！人家是鞠躬还是磕头，随人家，你们一定都要磕头回礼，这样礼数才周全，记着！”

小莲小梅跪在地上，弟弟小松也在旁边跪着呢。弟弟的衣服全被汗水浸湿了，黑色横条T恤掉色严重，白大褂的前胸后背印满黑乎乎的花纹，脸上也被染得青一块黑一块的。他的白头箍歪了，耷拉到一旁，像是戴了一顶俏皮的小白帽，搭配着脸上悲伤的神情，显得格外滑稽。他看见姐姐，激动起来，眼睛睁得铜铃大，从喉咙眼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，他伸长手臂使劲指着灵堂。屋里的家具搬走的搬走，移开的移开，露出一面空墙，墙上用图钉固定着一块不大的黑布，黑布正中贴着爸爸的黑白小照片，照片上面有一行白字：驾鹤而去。白字两边点缀着拳头大的白纸花，墙下摆着家里人平常吃饭的桌子，桌上正中点着一对白蜡烛，白蜡烛中间是香炉，香炉边上堆了几块点心和几个苹果。小莲趁着没有人注意，跪到弟弟身边，她把弟弟搂在怀里，哭起来，小梅也过来钻进她怀里。

小莲家只有里外两间屋子，外间算是灵堂，灵堂里但凡能立足的地方都站满了人。男人们不停抽烟说话表情凝重，话题从莲爸突然离世，讲到世事无常生命短促。绕了一圈，话题落到自己身上，大家唉声叹气，互相勉励要注重健康，人生一世如同草木一秋，说不定还过不了一秋呢，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人，今天说死就死了……大家哀伤起来，有人悄悄扭脸抹泪，有人狠狠地将烟头扔在

地上用脚碾碎，有人闭目长叹……没过多久，大家忘了死人，神情逐渐放松，重新露出笑容，男女打情骂俏声此起彼伏。大家也没有忘记身上的责任——更加严格地监督指导小莲姐弟磕头还礼的动作——礼数最重要。

灵堂里烟气弥漫人声鼎沸，像是川菜馆的大堂。女人们站一会儿，感觉腿累了，就坐到里间的床上。床上躺着小莲的妈妈，女人们手里都捏着一团纸，不停地塞到小莲妈妈手里面。小莲妈妈哭昏过去好几次了，两只眼睛像是汨汨不停的泉眼，隔一会就喷一阵……女人们一会儿安慰她，一会儿议论对门的大姐二姐，门对门住着，由不得人联想。

“人家家的闺女可真是没白养活，命好，不服不行！”

“也不光是命好，人样也漂亮！”

“漂亮的姑娘多了去了，小莲不漂亮？一点不比大姐二姐差。”

“唉！货比货得扔，人比人得死。”

“小莲不是还小嘛！说不定将来比二姐还牛！”

“说小也不算小了，二姐跟那位的时候比小莲还小呢！”

.....

突然，众人分开，让出一条小路，工会侯主席顺着小路步入，他边走边冲着大家挥手点头，用目光向大家问好，一位都不漏。众人受宠若惊，纷纷点头回礼，大声问好：“主席好！主席来了！”侯主席发型一丝不乱——几缕稀疏的乌发半掩着秃头，啤酒肚不大不小，派头十足地挺着，白衬衣西装裤精心烫熨过，上面连一个褶子都没有。他快步走到桌前，接过已经点燃的三根红香，眨眼工夫就鞠了三个躬，小莲姐弟完全没有配合上，她们慌得伏在地上不敢抬头，生怕又有人指责她们不懂礼。侯主席并不停留，他没有亲手将香插入香炉，而是递给旁边的人。接着，他三步并作两步跨进里屋，双手紧紧握住小莲妈妈的手，说：“弟妹呀！你要节哀！三个孩子还要靠你呢！你要是倒下了，孩子怎么办呀？”小莲妈妈一听这话，再次激动起来，她双手握着侯主席的手上下摇动着：“侯主席呀！小莲他爸就这样没了，留下了我们孤儿寡母，瞎的瞎，傻的傻，我家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我的老大闺女为了帮家里，高中一毕业，就到门口的发廊里打工，这闺女太可怜了，想去远一点的地方都不行，我这眼睛离不开人呀！小莲她爸爸这一走，我们一家可怎么活呀？”

“弟妹呀！你要坚强！”说着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递到小莲妈妈手里说：“弟妹，这是厂里五大领导班子成员的一点心意，最近厂里太忙了，厂长

书记更是繁忙,连一时半刻都走不开,他们委托我,让我亲自来家里看看,把领导们的心意送到!”

小莲妈妈捏着薄薄的信封,连声说:“谢谢!谢谢!”

“弟妹呀!你看,天气这么热,人都熬不住,我听下面人说,你们家亲戚不多,有没有路远的必须要等的亲戚?如果有的话,你听我的,不要等了。俗话说入土为安,让逝去的人尽快下葬,活着的人才能打起精神继续生活……”侯主席的嘴上像是安着电门,电门一开,嘴就闭不上了,话似流水滔滔不绝。小莲妈妈的眼睛睁得老大,眼角上的皱纹堆起来,像是用刀刻上去的,她忘记了哭泣,满脸惊愕:“我们小莲她爸爸是因公呀!早晨走的时候,活蹦乱跳的,说没就没了,厂里什么说法都没有,光张罗着让办事,催着办事,小莲她爸爸不瞑目呀!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,他这一走,我们娘四个可怎么活呀?我这眼睛半瞎都好几年了,早都办了病退手续,可是退休金一个子儿都没有!我那儿子的情况,人人皆知呀……可怜他是个哑巴。”她像唱歌一样,拉着长声哭,边哭边讲,她指着自己的头说:“他不但说不了话,这儿也有问题,我那小女儿还在上初中,全家就指着小莲她爸和小莲呀!可怜我的小莲,高中毕业就打工,就帮着养家,如今她爸一走,我们的日子该怎么过呀……”小莲妈妈闭上眼睛一长声一长声地哭嚎着,她看够了这个世界,真想随小莲爸爸一起走了。

妈妈尖利的哭声,像刀片一样割着小莲的心。“小莲爸爸死得不明不白,才第一天,就催着下葬,这是为什么呀……”

小莲跪着的双膝颤抖着,支撑不住她的身子,她俯下腰趴在地上,她能怎么办?她只能受着,似乎只有她一个人听见了妈妈聒噪的哭声,别人就像戴着耳塞般行动自如。

侯主席一扭身,快速环顾一圈,随后对旁边的随从说:“招呼好小莲妈妈,不要让她太悲伤了,她再有个三长两短,这个家就散了!”听了主席暖心的话,大家不停地点头称是。侯主席没有久留,他像是没有听见小莲妈妈的哭诉一样,再次握起小莲妈妈的手,使劲地摇着说:“节哀!节哀!”他边说边往外退,人们见状,又自动分出一条小路。侯主席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楼外,专车早已等候多时,在人们的挥手送别中,他钻进车里,关上车门,迅速降下半副车窗,对着送行的下属挥手,小声对前排就座的随从说:“速战速决,迅速下葬,至于是不是工伤,先不要下定论,态度模棱两可些,讲话要有策略,既不给准话,又不要让工人心寒……厂里现在风雨飘摇,处在破产清算的关键时期,这些先往后面放。”



晚上,工会帮忙的人都走了,只有几个邻居在里屋陪着小莲妈妈。闷热的空气中,混杂着汗味、烧纸和香烛的味道,让人透不过气来。小莲让妹妹熬了一大锅稀饭,端给大家吃。夜深了,邻居也走了,最后走的是小莲初中同学董鑫的父母。董鑫家原来也住简易楼,几年前搬走的。董鑫的父母临走前把小莲姐弟三人叫到里屋,看着躺在床上小莲妈,郑重地说:“你们姐弟记着,灵堂前的香烛一定不能熄灭,这几天,你爸还没有完全离开家呢!这香烛就是给他指路的灯,香烛熄灭了,他就找不着家了。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,你们几个不能都睡下,要轮着睡。香烛前,一定要有人,千万不能让香烛灭了。你妈就不要守着,她年龄大了,眼睛又不行,守一夜身体受不了。小莲,你是老大,你家就靠你了!”这话她今天不知听了多少遍,早就记在心里了。董叔叔长叹一声说:“千万别忘了你爸呀……”小莲的心一颤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,心想:不会忘的。她使劲眨着眼睛,嘴唇咬得生疼,她不想流泪,这种时候,她更要坚强,弟妹看着呢,她在家一贯如此。妈妈躺在床上,弟弟憨憨傻傻,妹妹还小,爸爸不在了,全家就靠她了。最后,董叔叔一再交代:“晚上不能关门,可能还有人来上香,不能让人家吃闭门羹;再一个,这里面有讲究——才离世的人魂魄还没远离,像是绕树而飞的寒鸦,要绕三次落三次才能最终飞走,关上门表示绝情,暗示让故去的人快快离开……”

夜深了,热气散去一些,家属区死一般寂静。小莲让弟弟、妹妹和妈妈都去睡,妈妈临睡前小声问:“你崔叔叔他们来了吗?”小莲没吱声,妈妈就没再多问。

小莲一个人坐在灵堂里,房间里混乱不堪,和她的心情一样。家里的一切都变样了,她不知道该干什么,不该干什么,那感觉就像飘在半空中的气球,忽上忽下等待着炸裂坠落。门大开着,竹门帘因为碍事早就摘下来撇在地上,过年贴的红对联也被一把扯下,揉成几团扔在地上,门帘和对联早被进进出出的人踩扁了。洞开的门将黑暗和蚊子源源不断送进来,跳动的烛火将小莲墙上的影子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。

别看小莲家有一个傻弟,有一个半瞎的老妈,其实平时家里很热闹,爸爸电工班的同事几乎每晚都到家里串门。闹哄哄的一群人,喝茶聊天,还让小莲给他们理发,如果小莲下班晚,他们能一直等着,就为了免费……这些叔叔,小莲基本上都不认识,只对小崔叔叔熟悉,因为小崔叔叔是他们的头儿。

忽然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走进来,正是爸爸的工友——电工班的崔叔叔。崔叔叔四十多岁,生得高大健壮。此时,他像是遭了霜的茄子一样全无往日风采,